

莫奈的
诗囊

刘刚 - 著

商务印书馆

莫奈的
诗囊

莫奈的诗囊

刘刚 -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奈的诗囊 / 刘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030-2

I. ①莫… II. ①刘…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105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莫奈的诗囊

刘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ISBN 978-7-100-12030-2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1230×860 1/32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8.25

定价: 68.00元

莫奈的 诗囊

刘刚 - 著

商榷印书馆





立春的红豆说
莫奈来了

009-075



夏的光影启示
打开诗囊

077-137

秋的思想实验

秋涂鸦印象

139-203

腊月的纪念章

冬太阳点赞

205-257

我有新诗若古体
五言七言似绝句
诗贵自由当自律
惟以自我作法式

乙未秋寫
於京亦庄



劉剛

序诗

新的『尝试』

中国人写诗的传统，算起来也有两三千年的吧？

中国诗人之多和诗歌作品之多，你恐怕数都数不过来。

尤其科举制以后，写诗与政治体制挂钩，训练写科考的格律诗，可以看成是政治一体化的一部分和政治文化化的诗性表现。

所以，用格律诗的方式来管束诗人的自由意志，是诗人为从政所做的文化准备，也就是文化政治化。

朝廷以『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录用方式来确立诗歌的格律化标准，表面上，虽可见一代王朝的政治风雅，但其背后却暗藏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王权主义的政治神话。

我有新诗若古体
五言七言似绝句
诗贵自由当自律
唯以自我作法式

原以为有了科举制的选拔和格律诗的教化，就再也不会有人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那样没文化的话，且以为无人这样说，便没人敢这么做了。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格律诗教化的。李白格律诗写得很好，可他还是不愿受格律束缚，喜欢在古风里大喊大叫：『安然摧

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没被教化好，所以，在科举制里就‘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

而黄巢之流以及洪秀全等，也都是被科举制淘汰后，从格律诗里挣扎出来，异化为帝王学之暴徒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并且，他们同样也会拥有一个「吾穀」的政治神话。

本来，写诗就是诗人的事，不管你怎样「诗言志」，都不关政治什么事。

诗人的本分，既不以诗干政，也不被政治所干预，可一旦被政治录用，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不仅以政治性作为评价诗的标准，还以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给诗打分，把参政、议政的诗当作好诗，结果，便是诗人干了政治，同时也被政治干了，彼此，彼此，也就怨不得有什么文字狱。

革命时期，运动了，诗也跟着运动，不光跟着，为运动提供文艺范，还为运动打了诗的激素，使运动转化为群众性的民歌运动，正是在「求民主」的民歌运动中出现了《东方红》。

越来越政治的诗歌运动，使诗歌走进了政治路线的越来越窄的小胡同，当诗歌以朦胧诗的方式告别了民歌运动时，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同政治脱钩，而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继续投入到政治抗争中去了，未能回到它自身，从来就没有人问过：离开了政治，诗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记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作过一本白话诗叫作《尝试集》，它的价值，在于它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其作为诗本身而言意义并不大，由于诗本身的平易和口语化特征，使诗歌易于向着民歌转化，现代民歌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兴起，当亦有着《尝试集》的契机，当顺口溜都以白话的名义入诗，群众运动中那些铿锵有力的口号就更以豪放的姿态堂而皇之地入诗了，群众运动的诗歌，也就是政治化的民歌。传统民歌都是生活化的，与群众运动无关，当诗人以其政治立场介入时，民歌也就政治化了。如果说群众运动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尝试』，那么民歌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尝试』了。

胡适没有想到，诗应自有其本质，即便以常识写诗，也要写到诗的本质里去，最起码，要向诗的本质靠拢。那么，诗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个体本位的人的自我意识所表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即使强调诗歌的人民性，那也要以个体性为前提，短缺了个体性的人民性是空的。

为此，我要做一个新的文艺复兴的『尝试』，不仅让新诗再次获得一种古典形式：『我有新诗若古体，五言七言似绝句。』还要重新提撕一下诗的本质：『诗贵自由当自律，唯以自我作法式。』

立春
立春的红豆说
莫奈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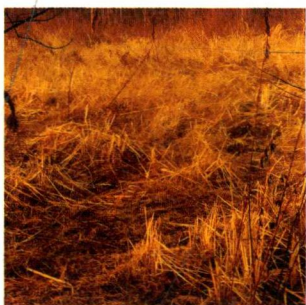
市天行健

萬難夢未紅

月落莫念景

草枯梵馬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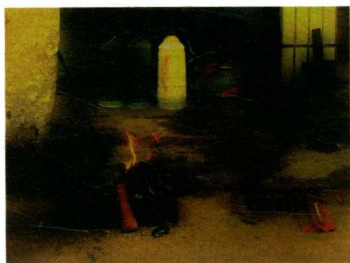
一串天行健 万粒慈孝红
日落莫奈亲 草枯梵高雄

不是君子，而是红豆，我把“天行健”的桂冠，从君子头上拿走，捧给了那一串红豆，不止一串，而是几树，不是导致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缘起的那一粒“独立之精神”的红豆，而是冬春之交的夕阳下结满枝头向着“自由之思想”开放的粒粒饱满似火的红豆，这是连莫奈都想亲一口的带着中国传统慈孝红的红豆。红豆下面，是被落日点燃的枯草，有如金色的火苗奔向泊着灵魂的渡口，我知道莫奈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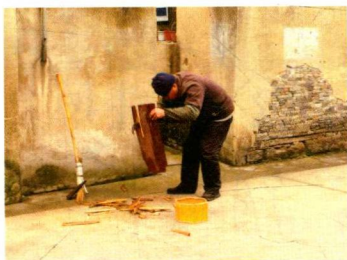
春天在哪里
举头莫问之
且看尔身旁
都是五辰人



春天在哪里
举头莫问云
且看尔身旁
都是立春人



立春，人在慈城。一个幽灵，一个民国的幽灵，就在民主路、民权路、民族路……还有三民路上赶春，白发的，黑发的，拉车的，骑车的，劈柴的，生炉子的，他们都是些赶着去立春的人。



孔孟若旧雨
狂来在今朝
荔枝汉唐柳
抽彼新枝条

